

例子，当我的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时，每天需要开车二十多分钟到学校，要经过高速公路，我开车时看外面的东西反应要快，不然的话就有危险。那边车子来了，我马上有反应，反应的是动作，不是感应。说我在金门公园，那是感应到花草之美。我和金门公园的自然之美打成一片，“感应”是你进去了，融合成一体，是一个美的境界。“反应”是自我防备的功能。那不是《易经》讲的“感应”。

第三，《易经》的“易”有三个意思。“易（𠄎）”字在文字学上来说，是一个四脚蛇。你看它有一个头连着身体。这个四脚蛇，因为身上的颜色一天变化很多，所以拿来说明《易经》的变化。“易”有三义，一是变易，一是简易，一是不易。变易是指我们的现象界，是我们生活的一切，就在你附近。因为它讲的道，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宇宙万物的变迁，一切变化如《系辞下传》所说的“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”，六虚就是六个爻，六个爻本是虚位以待的。还有“上下无常”，“无常”两个字，孔夫子早就在用了，后来用作讲佛家的无常。“刚柔相易”是指阴阳二爻，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所以这是讲变易。

《易经》原本只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变易，一个是简易。至于“不易”则是后来的学者加上去的。有没有“不易”？《易经》是变动的哲学，“不易”不是停着不变，而是说它的变动的永恒性。所以，我要强调一个“恒”字，变动着，生生不息，就是不易，变动的随时来看就是变。什么东西能够永恒？一定是循环的，直线的发展不能永恒。春夏秋冬，一直循环，如果一直冷下去，这个世界就坏掉了。不会一直冷下去的，来年又回春。所以，唯其

循环才能永恒，才能够造成宇宙大化。我们要注意，听到“不易”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成不变，要当作有无穷发展的趋势。就时间来讲，如果把它分割掉，有空间的分隔，12小时、24小时，都在变。但是从无始无终的角度来看，时间是不变的。如果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话，它就在那里，没有动过。我们以为时间是有动的，那是空间把时间分割掉了，不是时间的真实。

关于“简易”，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简易的，不是繁杂的，简易才能实行。西方的哲学非常繁杂，印度的佛学也非常繁杂，到了中国后，就变成简易。中国的禅宗简易到不立文字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只有五千言，非常简易，孔子的《论语》也很简易。孔子在《系辞传》开篇就说：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”

我们读中国哲学，要把繁杂的变成简单化。当我在讲《道德经》的第一章时，就告诉学生不要把老子的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”看得太高深太玄妙，常道就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你看《易经》的变化就始于阴阳的相生。举例来说，我们要了解电，我们要读物理学，但是怎么用电很简单，三岁小孩子都会用开关，是吧？开关可以控制电，多简单！简易的阴阳两爻的变化，以法家的韩非子来说，讲得很到位。他说：“二柄者，刑、德也。何谓刑德？曰：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，故人主自用其刑德，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二柄第七》）也就是说，君主治理人民要把握住两个柄，一个赏，一个罚，如果能控制赏罚，就可以控制人民。赏，要重赏；罚，要重罚。像清军入关，大清帝国的君主就用了这两个柄。一个是高压政策，



一个是怀柔政策。文字狱是高压政策。拿很多钱去鼓励读书人编撰《四库全书》，读书人没有时间去想革命，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那些书的编撰上，这就是怀柔政策。说穿了，二柄的赏罚不也是阴阳的运用吗？但是《易经》讲阴阳是相和的、是利用的。《易经》讲的原理仍然是很简单的，我们要正面地运用阴阳是控制外面的事物，所以我才把阴阳转成诚、谦两德，把它转到内心，作为内在的道德修养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但是很多人学《易经》是想控制别人或者控制自己的未来，这是不对的。诚、谦是很容易修的德行，都在自己心里面。不要你牺牲自己，相反，还在德行修养上完成了自己。

《易经》后来变成占卜书之后，这本书就在占卜的领域里面发展了，反而忽略了文王写《易经》的本意。孔子抓住了这个精神，从《系辞上传·第十一章》和《系辞下传·第二章》里面的话就可以得知。《易经》是“开物成务”，即打开物质的门，造成了事务。事务包括政治伦理，即所谓周公的制礼作乐，还有整个文化事业。在孔子看来，《易经》一方面是“开物成务”，物质文明的发展；一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开展——“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”。“冒”是什么意思？传统解释为掩盖、盖住，就像帽子一样涵盖，而我认为是显明的意思。对于“道”，我们看不见、抓不着，正由于“开物成务”，把道显明在物质的发明和精神的开展上。

在“成务”这方面，我们都知道《易经》为文王所作，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影响都很深，但是在“开物”这方面，我们后人却忽略了。在《系辞下传·第二章》谈到《易经》跟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文明有关，比如黄帝的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“垂衣裳”

就是奠定了天下制度，这是文明的开始。中国文明开始就是衣衫制度，然后又谈到神农怎样发明锄头，教人民耕种。接下去，从《易经》的卦里面知道我们怎样发明舟车，各种的发明在这章里面都和《易经》的卦发生了关系。从某一个卦来看这种发明，当然有时候有点附会；但是我们要注意这种“开物”的精神，在以后的中国并没有接着走下去。在孔子看来，《易经》是有这方面的作用的，只是我们后人忽略了，《易经》就变成了占卜之书。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。

## 第二十章 打开《易经》之门的三把钥匙

3 keys keyword



扫一扫，  
进入课程

要打开《易经》的门走进去，就要运用好《易经》的三把钥匙。

第一把钥匙是知位。

《系辞上传·第一章》开始就说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”“天尊地卑”，天高地低，“卑”即低，不是卑微的意思；“乾坤定也”，乾是天道，坤是地道，说明《易经》的哲学是天地的哲学。为什么说“卑高以陈”呢？因为我们在低的地方看上面是高的。大家在画一个卦的六爻时也要注意，一定是从最低的第一爻往上画，然后是第二爻，不要从上面往下画。先画第一爻，然后是第二爻、第三爻……“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”，贵贱的位置出来了。知位，就是知道高低的位置。六爻就是六个位，第一爻、第二爻代表地，第三爻、第四爻代表人，第五爻、第六爻代表天，由地、由人到天，位置很重要。像用五十根蓍草占问，占出某一卦、某一爻，位置确定了，你的问题就有了答案。这个位置很重要，也常常会变。比如，现在我是老师，你们是学生，下课以后回去，你们又是父亲或者某个单位的领导，位置变了。所以，你要占问，就是问你的位置在哪里，确定位置以后，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。在美国时，有很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，他



们学《易经》的时候，常常会问卦，一般是问自己的前途。“问前途”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前途，但是要问前途就要先确定自己当时在什么位置。比如说你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工作，你的问题便和这个工作有关；你在美国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你的位置就在硕士、博士学位上；你现在是哪一個系、哪个研究所，你的前途就是在研究所里要怎么发展。可见，要先确定位置，然后再确定怎么做，位置非常重要。

接下来再看，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”，动静有其常理，在这个位置上要怎么动，还是不动，有其道理。常就是理，刚就是阳，柔就是阴。《易经》最早是讲刚柔，在《系辞传》里讲阴阳，阴阳、刚柔是同一概念。不过，刚柔一般指行为上的动作，也就是说有了刚柔不同的动作了。再看，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吉凶出来了。“方”有两个意思，一是方正，方正就是理；一是方向，我们走的方向以类聚，不同类，就有不同的方向、不同的理。假定我们用君子小人为例，君子有君子的理和方向；小人有小人的理和方向。这个时候就有了吉凶，走上小人的路子会凶，走上君子的路子就吉。“物以群分”，“物”你可以比作动物，羊会入羊群，狼会入狼群，都是以群分。“物”也包括人，如物欲就是人欲。实际上，“物以群分”就是“人以群分”，也就是小人君子，他们的方向不同，所以有吉凶。小人的路子专以利为利，甚至为了利己去害人，这个路子当然凶；君子的路子，则想到的是别人，给别人空间，自己也有空间，这样就吉。可见，位置也包括了方向，有了方向，就会有吉凶。

一个卦的六爻，位置不同。由于爻位的不同，用在人事上是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这是关系。这种关系就是我们讲的“名位”。关于这两个字，老子就讲过“始制有名”，君主要控制他给臣子的名位；控制名位在孔子来说就是正名，即正名位。《论语》讲“正名”那段话千古传诵。大概是在孔子六十四岁时，周游列国途中，又回到了卫国。这时卫灵公已死，太子蒯聩（后来的卫庄公）逃亡。蒯聩因为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不和，想杀掉南子，结果事败，逃离他国。卫灵公一死，南子就把君位交给了公子辄（蒯聩之子），是为卫出公，即位时只有十岁。而蒯聩在逃亡的日子里，一心想谋得君位，他的姐姐也与人谋立蒯聩为卫君。孔子在这个时候去了卫国，大弟子子路已经做了卫国权臣孔悝的家臣。《论语·子路》记载了这样一段话：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子路问孔子，如果卫出公请孔子出山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？孔子说“必也正名乎”。子路当然维护卫出公，拒绝卫庄公回国即位。这里，孔子讲正名，很显然是认为父子不能相争，父父、子子，子要让父，所以孔子认为卫出公的做法是“名不正”，故卫出公请孔子来主持朝政，孔子拒绝过。孔子认为“名不正”，但子路是一介武夫，对卫出公是死忠，反而认为老师迂腐。孔子就“正名”一事回答了一大段话，这段话大家耳熟能详。孔子对当时的朝政，只想到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的伦理



关系，没有想到政治上的名位问题，希望靠正名来改变“礼乐不兴”的社会弊端。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读了胡适先生所著的《中国上古史纲》。这本书老实说，在哲学界的评价不高。但是有一点影响了我，至今还印象深刻，因为胡适先生在提到孔子的“正名”时，就说孔子的“正名”是从《易经》的位而来。我认为胡适很聪明。但是他后来为了打倒孔家店，又告诉荣格说《易经》完全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筮术，这种说法太过偏激，好在他把孔子的“正名”连到《易经》的位上，倒是很重要。

文王的知位，后来影响儿子周公制礼作乐，他也讲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关系。所以孔子讲“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”，讲的就是礼乐。这是《易经》影响到周公和孔子。由此可见，知位在《易经》里面虽然表现在爻位上，但在人生应用方面很广，中国的礼乐、政治都强调知位。知位才能把握理的发展，所以说位置非常重要。

第二把钥匙是识时。

位不是死的，是要变的。如果执着于一个位置上不变的话，就完蛋了。就像初爻到二爻，二爻到三爻，它是向上发展的。位变就是时间变，即第二把钥匙——识时。最简单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时，这是自然的变化。从爻来讲，初爻到二爻、三爻就是时间。对人生来讲，就是时机和机会。了解《易经》的时之后，要怎么做？我认为有三点。

第一要顺时。顺着时间变化，譬如顺着春夏秋冬去变化，这就是老子所谓的“道法自然”，道是自然的、顺时的。

第二要创造时间，创造时势。我给美国学生读卫礼贤的《易



经》译著时发现，卫礼贤常常提到要等待时机。我告诉学生，这是错的，不要等待时机，时机不是等待就会来的，而是要创造时机。比如一个刚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，说要等待毕业，怎么等待？是读了两年、三年以后就毕业吗？非也。应该在这段时间好好读书，选修很多课程，这就是在创造时机。到了两三年以后才能毕业，所以要创造。时机不会来，要创造，我们常常说的英雄创造时势，就是如此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常用孔子的一个故事来说明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在政治上没有发展，不能得君行道，只好教教书。最后一次回到卫国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从政，认为名不正言不顺。这时候齐国要打鲁国，孔子和弟子们讨论说鲁国是祖国，应该想办法帮助鲁国，子路很勇敢地表示要回鲁国，去帮他们打仗。孔子说不行，你太冲动。孔子和学生商量以后就选了子贡。这段故事在司马迁的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写得很详细。

（子贡）至齐，说田常曰：“君之伐鲁过矣。夫鲁，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君不如伐吴。夫吴，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伐也。”田常忿然作色曰：“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。而以教常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臣闻之，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。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，

则交日疏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夫上骄则恣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郤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立于齐危矣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制齐者唯君也。”田常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兵业已加鲁矣，去而之吴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”田常许之，使子贡南见吴王。

说曰：“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。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为王危之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以抚泗上诸侯，诛暴齐以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。智者不疑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。越王苦身养士，有报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劲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已平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王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今存越示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且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大说，乃使子贡之越。

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而问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畏越，曰‘待我伐越乃可’。如此，破越必矣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，使人知之，